

# 范紹增風流慷慨

王覺源

## 知名度在川軍極高

辛亥革命，民國成立以後，到對日抗戰之前，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，一直是四川軍頭爭奪割據的世界。所謂：

「天下未亂蜀先亂」，亂又亂得沒有什麼名目，名不正，言不順，干戈擾攘，互相殺伐，自民國初年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抗戰爆發，二十餘年之中未曾太平過。四川內戰中的軍要，在我記憶中之可數者，有劉湘、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田頌堯、潘文華、王陵基、王纘緒、唐式遵、李家鈺、陳書農、范紹增等皆是。

在這些川軍將領之中，范紹增位僅軍師長（抗戰期間，才洊升軍長），在川軍中的知名度，雖不如劉湘、劉文輝輩來得響亮，却也不在潘文華、王陵基輩之下。尤其在聲色犬馬的場合，燈紅酒綠的地方，提到「范哈兒」（渾號）的大名，真是掩蓋了四川當年所有的大小軍頭。

## 起自綠林風流慷慨

范紹增，原名海庭，四川渠縣人。被劉湘自

綠林招撫後，始更名紹增。綽號「范哈兒」，范紹增之名，反不及「范哈兒」之盡人皆知。「哈兒」者，川人用為「傻子」之代名。其實范哈兒並不「傻」，他雖不學無術，說話粗俗有欠文雅，作事不依常規舊矩；然其處事接物，行軍作戰，却常詭計多端，令人莫測。「哈兒」之得名者，乃取其身形、相貌、胡說、妄行之綜合來說的。四川幫會組織極為普通，幫中領袖稱「大哥」，男的叫「龍頭」，女的稱「鳳頭」，有的也稱大哥為「大爺」。以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」五字定輩份、地位、尊卑。凡加入幫會做「袍哥」的，各有自己所屬的「堂口」，設香堂、收徒弟，分庭抗禮。小輩敬長輩如神明，唯命是聽，執禮甚恭。

范紹增起自綠林，早年加入四川的「袍哥」集團，在「圈子」裏，被推為「龍頭大哥」，嘯聚徒眾與亡命之輩，雄據一隅。一為強征地方「賦稅」——四川錢糧，抗戰之前，有些地方，已預征至三十年之久。故四川雖土地廣闊，沃野千里，但老百姓大多數仍是貧苦的。二為販賣鴉片，——川土是有名的，無論貧富，吸者頗眾，

販者亦多。由此兩項財源，范哈兒早已集資甚豐，供其後來風流揮霍的挹注。劉湘雄據西蜀，稱「川中王」的時候，范紹增被劉收編任師長。因其出身市井，又讀書無幾，言行即常不免於粗魯庸俗，加以生性「風流慷慨」，風流，雖俗而不雅；慷慨，則浮而且濫。但其趣聞逸事傳播頗廣，略言幾點，以博中外雜誌讀者一粲。

## 重慶建都貢獻最鉅

在未敘述范紹增風流慷慨故事之前，不能不說說四川在抗戰前的一般情況。民國二十三、四年，朱毛共軍，由贛流徙，由黔竄川。川軍無力抵抗，允請中央軍假道入川進剿。抗日戰爭爆發，四川在歷史上，素有「天府之國」之譽，尤其地勢險要，固若金湯，國民政府即明令定重慶為陪都，也為中央政治入川之始。同時四川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，早已養成了川人閉關自守的習性，一旦「省禁」大開，不但中央軍政勢力源源入川，各省不速之客亦潮湧而至。川軍奮起抗日，楊森、王陵基、王纘緒、唐式遵、李家鈺相率出川參戰殺敵，形成中央與四川地方大團結統一之

局。這對抗戰建國之貢獻，功昭史冊，尤未可沒。

就抗日作戰而言，劉湘率領所部出川抗日，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，參戰淞滬，喋血皖南，饒國華師長戰死廣德，四一軍軍長孫震會戰魯南，師長王銘章戰死際縣，皆為國家忠烈之士。師長范紹增，在抗戰之前歷任軍職，統兵巴蜀。離川則出入淞滬戰場，參加浙贛會戰，以功洊升至八十八軍軍長。就經濟而言，當抗戰後期，中國「四大糧倉」之中的皖、贛兩倉，皆早已陷敵。湖南一倉，亦已半沒。唯四川以天府之國的一省，單獨出糧、出兵，供應軍糧民食，補充兵源，貢獻之鉅，全國實無其匹。就軍事工程建設言，最騰譽於世界者，如成都新津縣建築遠程重轟炸機空軍基地，出動民工五十萬人，自備工具與糧食，更無津貼待遇等。民工遠從數十或百里外，集合至工地，手腦並用，流血揮汗，為時僅三閱月，機場即全部完成。不特國人視為奇蹟，國際友人尤讚不絕口！後來盟國轟炸日本本土的飛機，有的就是由新津機場起飛的。其他有關軍事與民生工程建設者，更無法勝數。其尤值得國人讚佩不已者，即後來劉湘在漢口病逝，川軍如潘文華等，羣情騷然，而大多數的川軍，則大義凜然，未因私情而盲目激動，未演成事故，未影響抗戰，實抗戰中的一大幸事。

## 范哈兒也幽默風趣

范紹增，朋輩錫以「哈兒」的渾號，但他並不以為忤，因其為人亦非常幽默風趣。一般川人，體型比較短小精悍，而行動則異常矯捷。軍隊

作戰，更出沒莫測，外省軍人即常以「川老鼠」稱之。事實上，重慶山城耗子既多且大，出入水陸，並不十分畏人，或亦川人為「川老鼠」得名的由來。某日，黃炎培（任之，江蘇人，戰前為中華職業教育社社長，後稱職教派。抗戰時任國民參政員）與范紹增相遇於途。黃謂：「川老鼠，將何之？」范隨應以：「腳下人，隨我來！」兩人笑謔不已，相攜而去。這「腳下人」原是有出典的。因戰時外省人之入川者，川人多以「上海人」、「下江佬」、「下江人」稱之，甚或挖苦之呼為「腳下人」。黃炎培聽不慣這三個字，曾作了兩句打油詩曰：「分明是你肩上市客，反說我是腳下人」，用以投桃報李。因為川省勞工苦力，多以抬「滑竿」（類似涼轎）為業，外省人初入川到重慶，不慣登山爬嶺，多藉滑竿以代步。川籍勞工抬在肩上，健步如飛。范哈兒戲報以「腳下人」，典亦由此而來。其實「川老鼠，將何之？」「腳下人，隨我來！」也是一妙對。

相傳范哈兒在未顯達時，最愛坐茶館，或因流浪無聊，或為約會幫會徒眾。經常一襲長衫，白布裹頭，坐在茶館或酒店，泡一碗花茶或要上四兩大麵、一碟花生、兩塊豆腐乾。加以范又健談，娓娓不休，幾個人海闊天空，大擺其「龍門陣」。消磨永晝或一坐半天，是很平常的事。以後下江人到了四川，亦多養成了坐茶館的習慣。川人十九愛吃辛辣食品，范紹增每飯必備辣椒。

秋冬之際，飯館「毛肚火鍋」開堂（類似北方的「涮羊肉鍋」、廣東的「生片火鍋」、上海的「菊花火鍋」），范尤嗜此不疲。抗戰前，范

駐軍大巴山側，有毛共軍自通江來犯消息。時正當午膳，范忽謂：「毛澤東『同志』來了！」同席皆瞠目以視之。范知在座者有誤解，乃說：「我不與他那個（指共產）同志，他是與我這個（用筷指着辣椒）同志。」大家為之捧腹大笑不已。

陳布雷先生曾批評少數川人說：「川人穎慧活潑，實甚於他省，而沉着樸實之士，殊不多觀。其模仿性極強，亦頗思上進，然多疑善變，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，即軍人官吏，亦均文勝於質，老大而氣狹。」這雖是對一般人來說的，然與范紹增對照一下，縱不全是他的畫像，大部份和他的生性言行，却相當吻合。

## 治軍不脫綠林本色

民國二十二年、三年，共軍萬餘人在中共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中，由黔入川，突襲通江。中央以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，劉乃兵分五路追剿。范紹增時任師長，屬軍長王陵基指揮，奉命確保綏定、宣漢、城口、萬源，側擊共軍之背。范則擔任城口至萬源的川東北防守。軍部駐於宣漢，范師則奉命駐大巴山側的馬家場。當其開拔出發之前，范向本師官兵訓話，開腔頭一句：「今天讓老子來宣佈佈。」當即引致全場官兵的大笑。范不明其故，猶洋洋得意，自認為這開場白，非常得體，繼而告誡官兵，先用大拇指與食指作一圓圈形（川中流氓用以形容「兔崽子」的手式）。隨說：「那個龜兒子，不跟老子上前，就是這話兒。」其言行之粗鄙，亦實不亞於「狗肉

將軍」張宗昌。

范師駐軍於馬家場，時已屆隆冬，大雪紛飛，朔風怒號，野無飛鳥，路斷行人。范哈兒山居寂寞無聊，無可消遣，加以寡人之疾發作，急思有所解放。乃派人以滑竿大轎三乘，馳赴萬縣，載青樓粉頭三人，冒雪衝寒，抬上山來供其玩樂。三個粉頭到了山上之後，已經凍得戰戰兢兢的直發抖，范當令備酒消寒。一時找不着木炭，便令勤務兵取枯枝、落葉、木頭作燃料，升火取暖，致煙霧瀰漫，滿屋昏天黑地。三位驕生慣養的姑娘，亦為之灰頭土臉，涕淚沾襟，情形非常狼狽。范不自咎，反拿勤務兵來出氣，大罵一頓。三位姑娘雖有所圖而來，亦為作客性質，也覺難堪，無地自容。流連兩日，主客似都不痛快。送她們返縣時，范雖老粗，尚知憐香惜玉，賞給頗豐，幾等於上百士兵的一月薪餉。祇是當此軍情緊急之際，范哈兒竟不顧軍營紀律，不背官兵耳目，而胡作妄為，其平日之放蕩糊塗，由此更可想見。同時范於此役，仍以「避重就輕」的作法以應敵——山地築營，捨交通險要而不顧，似乎已預備要打他慣常的「滑頭仗」。不久，共軍突自通江攻入綏，范軍終於不堪一戰，卒使共軍飽掠而去。當時川軍中，曾流行一副對聯說：「王靈官（指王陵基）失靈；范紹增不紹」，范却不以為辱。

范之治軍，紀律非常腐敗。原來某些四川軍隊，每臨陣上前線作戰，除帶「槍炮」之外，還要腰帶「煙泡」，以備煙癮發作不時之需。范哈兒的隊伍，亦不例外。民國三十一年五月，浙贛會

戰之前，范已升任八十八軍軍長。委任其總角交羅君形擔任參謀長。事無鉅細，悉以委之。自己僅對上與對外搞些交際、聯絡、應酬之事。羅之治軍，素主嚴厲，到任後，即以整飭軍紀為第一任務，遇有官兵違規犯紀者，絕不容情，懲罰不稍寬貸。范為情面，偶有為官兵緩頰者，羅不買帳，立以「不幹了」求去！范無可奈何，祇好任之，不再干問。一日，其舊屬連長某，遠遠前來告貸。范初無表示，繼指連長腰間之手槍說：「我正開窮，你還向我借錢，你有這本錢（手槍），為啥子不自設法去找？」隨又補上一句說：「行事要小心，不得傷人！」這原是范哈兒過去做土匪的原則：「劫財不劫命」。故范氏雖貴為軍長，依然不脫綠林本色，拋不掉土匪作風，無怪乎其軍紀始終不振。

### 頗有古人俠義之風

民國十三、四年間，四川劉文輝與劉湘叔姪，為爭奪川省督軍寶座，互戰不休。時范紹增任劉湘麾下的師長，頗有舉足輕重之勢。劉文輝即陰賄范以銀洋二十萬元，希望貫通該師，實行倒戈以反劉湘。范雖綠林出身，但以「袍哥」重義，不願作此背長欺尊之事，乃將此賄款送呈劉湘，並報告事實經過情形。劉湘以范紹增不作賣友求榮之事，頗有古人俠義之風，益為嘉許而器重之，囑范對此「有裨川局，取不傷廉」之財，大膽取之。且增益二十萬元大洋，作為川資費用，勸他表面上不介入他們叔姪糾紛，暫時離川赴滬，玩個痛快！范紹增自是欣然接受就道了。後來，

重慶上清寺出現了一座美侖美奐、富麗堂皇的「范莊」，據說就是劉文輝當年餽贈范紹增二十萬大頭的產品。「范莊」建築之華美，稱渝市第一。抗戰期間，財政部長孔庸之（祥熙）即下陳蕃之榻於此。亦謂：「京滬一帶，亦不多見這樣好的房子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國軍復員整編，范已解除軍長職務，仍管其本師，亦常赴上海尋歡作樂。時八十三師師長李霞天，與范最為莫逆，因事被寬，羈押於國防部。李之如夫人陳忱在滬，范恐其滬寓家用不給，立派人送去銀行支票簿兩本，作其家用開銷或為李霞天打點使用，任其向銀行支取。不久，李霞天寃白得釋，繼續擔任軍職（後升任軍長）。凡遇與范相識或不識之人，對范哈兒慷慨尚義，有古俠士之風，始終稱道不已。

更有可笑者，范哈兒妻妾成羣，散居各地。有愛妾某，居成都，范則經常留滬，妾因常守空幃，不慣寂寞，與范之侍從副官某有染。嗣被范偵知，且捉姦在床。這對野鴛鴦，當下即面無人色，跪地求饒！時范已握槍在手，準備鑿以兩顆子彈。此妾本范平日所最鍾愛的人，忽見其帶雨梨花，楚楚可憐，又生了憐香惜玉之念。隨問那副官：「是否真心愛她？」副官已嚇得噤不能言，祇叩頭苦苦求饒。范叱之曰：「不說真話，即刻把你這龜兒子槍斃了。」副官無奈，祇好直承「真的愛她。」依樣詢其愛妾，妾亦點頭示愛，范隨納槍入腰，明告其副官：「必須立刻和她正式結婚，永不得三心二意。」副官喜懼交集的說：「我那有錢正式結婚？」范色霽，莞爾而笑曰：

「錢，老子給你，沒哈關係。」隨命軍需送致千金。妾之衣服、首飾，細軟，亦令其全部帶去。這無乃是一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。倘非范哈兒的豁達慷慨，那「殺夫人面首於衡陽」(魯軍長)；「死奸夫淫婦於桂林」(李軍長)流血故事的重演，必然是免不了。(本雜誌第二二〇期，范尚文先生所作談聞趣談中，有「范哈兒嫁妾附賀金」一則，不知與此為同一故事否？或另有其人其事。)

## 逍遙上海杜鏞送美

民國十三、四年，劉湘不願范紹增涉及其叔姪紛爭，資送范氏赴滬，暫避一時。范哈兒「腰纏十萬貫，騎鶴下揚州」。這次到上海，當算是他平生第一回。洋場十里，紙醉金迷；觀光市區，目不暇給，頗有劉佬佬進大觀園之慨。他見大街小巷，觸目皆是「蘇廣成衣舖」，顧謂其同遊友人曰：「蘇廣成這小子，倒有本事，開了這許多衣舖。」原來他誤把「蘇」式、「廣」式「成衣舖」，作了人的姓名。他到上海之初，因幫會關係，拜訪了上海聞人杜月笙(名鏞，上海人，有俠義之稱)，頗受杜氏優待。有謂范即寄寓於杜宅。

范哈兒逍遙上海，所事僅是朝夕逐美徵歌，出入歡樂之場，縱情聲色之所。揮金如土，令人咋舌。相傳：乞兒代開車門時，擲以十金；侍者奉茶敬煙時，償以十金。當時十金，其值相當現時數百毫幣。范氏「豪客」之名，即遍傳全滬。那些歡場中的名女人——妓女、舞女、歌女、

交際花、明星之流，無不多方設法，企圖與范接近。范入歡場，揮霍愈甚，傲視羣雌，以示瀾綽。嗣因在滬開得烏煙瘴氣，聲名狼藉，其川籍同鄉與新聞界人士，頗多不滿，肆意攻擊。范為前途計，也知不可繼續胡鬧。雖已樂不思蜀，亦祇得買棹返川。臨行以無端打擾杜氏多時，敬以法幣(大洋)四萬元紅包，贈送杜氏子女，勝於古人一擲萬金，了無吝色。杜不辭亦不謝，在餞別宴席間，詢范氏在滬「其樂如何？」范亦微笑，以「恨未能一親黃白英(當時紅遍上海的舞星)的香澤」對。待范返四川軍次，未久，聞杜氏亦效「趙匡胤(宋太祖)千里送京娘」故事，量珠取得黃白英，派人護送至川，以慰其兩地相思之苦。范於杜氏送美之俠義，惺惺相惜，更是感激不已！

## 不擇手段爭嬌奪愛

范哈兒意外獲得杜月笙「千里送京娘」，自是喜不自勝。這與他過去常不擇手段，以威脅利誘的方法，爭嬌奪愛者，自然也漂亮得多。據說民國十七年時，有人組織一「髦兒戲班」(又名草臺班)，由武漢溯江入川演唱。班中有坤伶六七，皆美艷可人。其中有王艷霞者，色藝雙絕，為羣坤伶之冠。當被范哈兒垂青，招為入幕之賓，視為禁脔，誰也不敢問津。在渝演出一月之後，該班約滿，被聘將赴貴陽演唱。范哈兒初則強留，不讓該班赴聘。經王艷霞商以私情，答應刻期返渝，范始許之。這種無端限其自由之作法，原已不太近情理。

不意王艷霞到了貴陽之後，又被貴州公路局某局長所嬖，兩情纏綿，某局長且欲藏之金屋。事被范哈兒所悉，即迅電黔省主席毛光翔，與師問罪。並謂：「某局長如果留娶王艷霞，本師即全部開進貴州。」毛被范氏的兵威所脅，為保全地盤計，便令某局長，不宜多事，放棄此一綺念。以後王艷霞亦不知所終。

## 十里洋場大出風頭

抗戰八年期間，一般好事遊樂主義者，都覺得困守內地(後方)，已苦悶够了，及勝利復員始覺解放。民國三十五年，由內地東下到上海的人士，在吐氣揚眉之餘，愛新奇、搞熱鬧，或為徵逐財富，曾在滬西靜安寺路底的百樂門舞廳，先後舉行過「上海小姐」、「歌唱皇后」、「舞國皇后」等等選舉活動。舉瀕矚目，盛極一時，有上海空前未有的場面。上海交際場中的粥粥羣雌，相率報名參加，大搞宣傳，四處拉票，其熱鬧情景，自不必多述。選舉結果，除「歌后韓菁菁」、「舞后管敏利」獲得加冕以外，「上海小姐」的選戰，最為白熱，短兵相接，各顯神通。時范哈兒正在上海，亦此類場合活動中的健者，他一直是王韻梅的靠山，大力支持，不斷加票。致王韻梅始終一馬當先，獨占鰲頭，終於當選，成了上海有史以來第一個「上海小姐」。謝家驊為二小姐，劉德銘為三小姐。

事後，有好事者為之估計，認為范哈兒雖在十里洋場大出了一次風頭，但其所耗，至少相當於送了一所「范莊」。

### 被騙投降未容寄生

范哈兒自在上海大出風頭之後，國事阡危，亦日甚一日。及民國三十八年，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後，許多有產階級與名人、名女人、名花、明星，以及恐懼清算鬪爭的軍政要員，不是追隨國府播遷來臺，便是漂洋渡海遠赴歐美，棲運港九或南洋一帶。很多人探聽盛名傳遍海內的范哈兒的消息，却始終下落不明。民國五十二年，我因事赴港九，與趙石龍（前廣州大元帥府秘書）、劉

震寰（前桂軍總司令）兩先生偶然談及，始悉范紹增於大陸陷共前夕，懼於中共的聲勢，復受左派份子的滲透包圍，不敢相抗。且深信中共謊言：「投誠」即是「立功」；立功不僅可以避免清算鬪爭，猶可保全其祿位，乃率所部萬餘人，被騙投降於中共。最初范紹增自恃為「立功」，又不知裝腔作態的虛偽做作，仍以其風流慷慨的故態，周旋於狡猾多端的中共黨徒之間。中共則視范哈兒「亦匪、亦俠、亦軍人」，亦屬無產階級的心腹大患，自無輕易放過之理。

漢初，洛陽劇孟，以任俠顯於諸侯；符離王孟，以行俠傳譽江淮。漢景帝聞之，便盡鋤此輩。後來武帝掌國，復族殺郭解之輩，劉漢英明之主，尚且難容若輩，何況中共以獨裁專政，既不許地主、富農、資本家存在，自然更不會讓范哈兒這類的人，有寄生的餘地。故經時未久，范哈兒亦被解除軍職，流放於河南省境，加以勞動改造。後來由於貧病交加，也曾向海外友人，作過救濟的呼籲，似亦無有應者。早在數年之前，傳已病逝於河南信陽。

# 中 外 詩 壇

羅尚主編

#### 遊馬來亞

香港·潘蛻庵

沃野天南綠滿郊，鄭和當日此分茅。  
峰巒起伏山藏錫，阡陌延綿樹出膠。  
突厥匈奴非與國，馬來華胄本同胞。  
今看獨立旗高舉，祝我黃魂泰運交。

#### 詠張二喬百花墳

香港·陳荆鴻

南園詩酒蓮香集，輸與秦淮一扇誇。  
獨上白雲山上望，秋墳零落已無花。

#### 陽明山

香港·潘小磐

劍潭才去草山來，回瞰臺城罨畫開。  
不道山中亦金埒，林泉佳處起樓臺。  
辛亥樓前曲磴沿，月門醜石帶涼煙。

教人不辨冬春令，紅白山梅糝杜鵑。

#### 廬史

香港·劉雁

百萬倭蹄動地來，中原鋒鏑氣如雷。  
千城有郭屍橫野，三舍無人石已灰。  
劍髓未能消越恨，豎降應記哭秦哀。  
八年荼毒圖文在，鐵索難容信手推。

#### 夜讀申旦

香港·陳湛銓

星沒燈闌點綴頻，古人恨不見吾勤。  
掩書神釋興衰理，閱劫天留磊落身。  
招引曉風初解愠，鼓吹英氣並忘貧。  
靈虛一墮今三十，那有閑言賦感甄。

#### 霧香江

香港·高福永

一片朦朧蔽海濱，非煙非霧亦非塵。  
應知紙醉金迷地，事事由來看不真。

#### 臺南謁鄭延平祠

香港·馮影仙

我來下拜故王祠，遺像初瞻颯爽姿。  
隻手欲扶明社稷，七鯤猶覩漢旌旗。  
興亡有責肩寧卸，忠孝難全淚自垂。  
正氣何殊文信國，運逢陽九可勝悲。

#### 荷花生日

香港·何竹平

漫天暑氣欲燒人，何處花開不著塵。  
畫舫歌聲雖已遠，橫塘粉態料還新。  
未妨此日思君子，爭得餘年度却身。  
十里香風如可夢，離支樹下共清晨。